四書說約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劉　堪任之甫
任猶龍鱗蒼甫訂

上論卷之五

子謂公冶章

嫁女只當擇壻擇壻又只論為人品格普天下婚姻為財為勢請看孔門家法○縲絏非罪尤見道眼他

人之賢者能全無嬀耶

子謂子賤章

脱凡近入高明原非易事一朝之所開悟終身之所組修有言之所警發無言之所薰漸不知方寸中歷多少更勝更敗之局旅進旅退之景轉入轉深之階且若苦且甘之味向非多助恐不敢保甚矣子賤之藉於魯君子也○歸重魯有君子意味甚長

賜也何如章

君子不器惟其成德而器是有用的亦未易言夫子許諸子從政都指器說

雍也仁而章

味或人之言以佞為必用之物病入膏肓深可浩嘆禦人口給傳他的神屢憎於人掃他的興焉用用字鐵掃帚○仁意全不重

子使漆雕章

斯者道也信即所謂朝聞道也道率於性命於天人

之本心也不落聲臭其體真不容加損其分定所謂本來面目一生於此討過活也於斯能信則糟粕煨燼無非實際不離日用嘗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必仕不必不仕於斯未信即才堪驅駕功蓋一時只是皷弄精魄於性命毫無交涉此夫子以聞道判死生蓋真消息原如此耳聖門諸賢通達果藝俱為世用而閑獨向性命處着力此與曾點以春風沂水對知爾之問者一樣機括故曰巳

見大意〇信字要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畧隔一指如隔萬山〇未能不是謙言一生求信一生未能此處工夫極實心地極虛

道不行乘章

用世之志出遯世之言情極無聊意則多風子路不悅公山之往所以喜豈知孔子而桴海也則一沮溺之流耳

孟武伯問章

仁人心也十分昧心之人幹不得國家之事故經濟時務者自是吾儒作用而事心工夫則難言矣一息有間一念有愧便非本來之體縱於世事一般做得去而按其隱微未稱足色不容以仁許也千古來立功業者代不乏人只論到仁字便覺氣歉〇仁非遺棄事業只是粹然之地不以事業論耳如其仁兵食禮樂即為仁有餘如其不然縱旋乾轉坤亦為仁不足

子謂子貢章

回從本原處下手得其一萬事畢賜從枝葉處下手學識愈多靈覺反塞故賜不如回非天資不及乃用功之路差耳夫子故把來點他極有機括賜自知其不如則撥轉有機矣孔子極喜的是人自知○道一而已矣使一之中原未有寸則知十者乃穿鑿而近幻故知十者只是知一知二者亦其於一未透也賜於此思其知二知十之故反本窮原不既躍如於言

下乎

宰予晝寢章

志氣昏惰教無所施有味○予也當初說了些剌骨運坯的話來

吾未見剛章

種種嗜好便是自絆的繩鎖略一點染即做不得好漢外面越硬處正是裏面越軟處悻悻血氣全從受了私欲降伏而爲之奉命耳故剛字是天地間第一

等好漢生活而人不識此貨久矣申棖定是個不讓人的他自以為不屈夫子道眼看破不屈就是屈處○細看來真正大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有味乎其言之也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剛

我不欲人章

子貢亦豈瞞心誇口只是就良心發皇處說出却不知己尚未及這樁病人人都有○滿天滿地生機千聖千賢心法只被子貢兩句道盡說便說了如何及

得細點簡有多少病痛在○註謂恕或能勉仁則非
及未妙能恕時便算及了子貢實未能不欲無加也

夫子之文章

夫子一向不言性與天道只就日用間隨時隨處隨
事隨物應付出來威儀文辭爍然臚列人皆聞之却
不知此政是言性與天道只是人不聞耳○除了人
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
天性爲無用之理矣此章與無行不與予欲無言同

機關木犀香者便可就文章聞天性

子路有聞章

妙在唯恐有聞一句若不是有聞必行便遲年月何妨做人須得要這樣貪心纔有猛力○攪攪的多因此落忙蕪人兩字原如此

孔文子何章

夫子取人不遺一節勤學好問也合着文字原亦是難得的只不必論其所學所問合於聖賢否耳○切

莫大口貶駁先輩虛心看來自有難處夫子大聖人而用功若此不可不深省

子謂子產章

君子之道豈肯輕易許人眼見他實實好處恭敬惠義亦平常之理而把來考人都有愧色剛剛得個子產○率性之謂道子產未必是徹性學問只人氣稟清明底本體每每逼露便合道處多隨所用工夫無不得力三代以下名臣往往如此故道原不遠莫把

聖人君子看太高了

晏平仲善章

久字有無限事情在人在已踪跡之升沉作用之迋合千態萬狀初間之敬不知不覺暗中消滅晏大夫乃於此處擅長○敬字不是論人只論已之所以自盡亦不是論貌只論心之所以自盡葢久則在人原未可必在禮數原自從簡也

臧文仲居章

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斷得確○當時以文仲為知故云然從天下第一件不明的事說他○其實令人家家都有個居蔡的意○但知行好事不必問前程求神問卜的都請來聽講此章

令尹子文章

夫子不曾說忠清不是仁題眼在未知二字如可知即忠清便是仁了○仁豈是不着落事跡只要於做事時粹然一念全無攙和自表徹裏自始徹終貫元

運之中超聲臭之表便是本體全現即形跡之間亦
必完美卻政是仁的足色則論仁者論之此而已如
此處未可知縱比子文文子事再難些亦不敢許○
殷三仁忠便是仁伯夷清便是仁為其可知耳齊楚
兩賢於做此事時那塊地方光景果足色與否○夫
子說未知與由求諸賢之不知同一旨趣難道夫子
不知即此便是知處與仁同功不若與仁同過此等
處宜與觀過知仁參看夫子是識此貨的經紀○千

古來許多名臣義士儘足照耀乾坤說到可知與否便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直恁的確

季文子三章

私意起而反惑極確再斯可矣宜活看是就文子說他事必三思而幹的多不厭人心則病痛是多思中得來故云然如幹的好便不如此說周公仰而思之豈止三乎顧其人何如耳○文字不妙處豈不知其不可身家之念重耳春秋罪其黨逆論語記其過思

意微而顯最耐咀嚼〇從來史書多載此樣理欲交戰不亟割斷則理必輸欲必勝矣

甯武子邦章

國家事禁不得知士多盖國賴臣子全在無道時最為緊要利害當前聰明的都袖手了此時不得濟要他何用而此時來出力誠非愚不肯夫子特標題起這個愚字為萬世人臣之準無道時去之者無罪任之者有罪國君威令不能行於臣而國君之禍患則

能分於臣向非純忠着甚來繇而以身入其中也○古來爲於不可爲之時若晦若闇而心兩不自解泣笑未嘗示人一點苦腸自信自勉婉轉徘徊於不可知之間而色不變堅決忍耐於無所望之境而意不灰狄梁公是一個後身○生子痴了公事夫子咨嗟嘆賞於甯武下一個不可及三字且以智比而發之無限意思夫子也有些愚氣了能致其身即是愚

子在陳曰章

觀此可見聖門諸賢大率多有狂意蓋脫凡近遊高明須軒舉磊落方成片段纔可下手裁剪如齷齪細瑣絕不能尋向上去縱完美無瑕成甚用夫子極不思他○狂簡不是憑天資乃學力所鑄夫子提開頭腦拔起習俗之中宗諸賢入手之功諸賢一向以傳為習脚踏實地做將去已是成個條理特信其所見一任邁往當有所以裁之而彼未知耳高明固遠於凡近恐其因而亦遠於中庸須要御勒得住愈超愈

平愈遠愈近使精神力量都落在正龍正脉上纔是○嘗見極有意思之人聞些指授頓現光景玩弄既久浸成虛誕則孔門諸子所以不至流為異端者有這一裁耳不知所以字可玩彼一味超脫縱有天然之矩那里覺得○玩語氣有懼意恐不裁之有大病也夫子從不惑處經過來知道工力深時堤坊魔境

伯夷叔齊章

念舊二字人之通病其實沒理彼既無望且有詞矣

非人好怨我自爲可怨耳只一個不念舊惡把前邊惡惡的本心顯揭於天下矣且愧且感怨何自生不止能改過者不怨即未改者亦不怨知我原非私惡也味此節冷然消人鄙吝夷齊妙境虧夫子道出○夷齊也不是要遠怨故不念舊惡只是他清體原自如此妍媸不怨鏡鏡豈有心鮮之清至此不着一點塵故曰聖之清○人原共有不滅之良難道惡惡即招怨也

孰謂微生章

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八字彈文刻畫宛然正與直字相反近乃謂其過深何也

巧言令色章

立心以直四字最堪玩味這兩般情狀都是當世所稱極如意之人狐媚陰柔容容焉嘗與人憐竊竊焉嘗恐人覺不光明之極矣孔子等閑不下耻字覷破肺腸極力掃他○好個宦套

顏淵季路章

一隔形骸遂分爾我損人利已滔滔皆是把二賢一聖之志猛焉咀嚼是那樣襟懷何等境界油然生意勃發於中隨時隨處淋漓動盪這是天地間不容滅盡的生機人生來未遭薄觸的面目誦之數過覺和氣春風從簾隙入且不必論分量大小○安信懷是我去安他信他懷他非曰彼自安信懷也○程氏註極妙○即此章便見孔門大意

已矣乎吾章

訟者極力搜索以求必勝不肯留餘力以相寛見過而能自訟過自無容身之地所謂日月之更風雷之勇政是這消息已矣乎未見誠然○文過者無論即所稱引咎者亦祇是門面生活

十室之邑章

忠信之質自是為善之資然要得入聖達天須繇好學討出頭腦着底用功所在學而時習之也○學也

一般學只是好字來不得夫子自謂好古敏求則好字豈只是就聖經賢傳講究貫穿而已哉以精一還堯舜以感應還孔子以無生還佛以良知還陽明之論甚得

上論卷之五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湜雲海甫
王新士鼎又甫訂

上論卷之六

雍也可使章

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衆寡小大總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遍洞察情形而挈其綱

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所謂意到筆不到也這樣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事生弊可勝言哉〇註中有主無主極為破的但不宜把行又當一層耳〇所居既別則所行之簡亦判於星淵未可謂居異而行同也即此見天德王道只是一事

哀公問弟章

此書講也沒用只自體驗於怒與過之際是甚光景

遷也貳也不是有心要如此口裏一般也講只是不覺的就混了遷貳之時還不覺是遷貳則天下第一起難做的事政看學者的本領○不遷不貳誰能助力大奮精神從無言之地死戰求勝剛剛的得個真性出頭○觀此可見聖門之所謂學

子華使於章

於此合攏看見得聖人用財幾個與字着精神此是學者當用眼力看聖人實際處○程氏註極明白

不與强與此處都有天則亦非聖人所能為只聖人能不失之耳下聖人一等便以意見參之一個過於慷慨一個過為貞介意氣一着天則遂遠天地間看起來能有幾處合着孔子大哉何等活動純乎天而人不與細細參詳令人受用

子謂仲弓章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句意甚活山川豈能自言人豈能默體只以見意耳不即不離極是說法

回也其心章

一點生意從天賦來物欲入一分則生意塞一分入之深則塞之重遂至痿痺而不自覺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失其人矣聖人惻然深憫從昏夢中拍他使醒靈性原是自有一提便醒然外物其實染重方醒忽迷故孔子論君子不去仁說個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為仁是破死工夫曾子所謂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也顏子請事斯語服膺弗失其心 幾與

仁一諸子本體雖經耀露工夫每多濶疎外物時嘗竄入此心醒時少昏時多存時少放時多三月不違日月至馬瞞不得先師道眼

季康子問章

諸賢仁便不可許而從政則優果達藝都是政之實用果則[illegible]不下達則做不錯藝則困不住

季氏使閔章

諸賢仕夫子不嗔且每向主者薦拔而就中却有不

為費宰的閔子聖門真有人也味其對語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〇學者全要曉這段滋味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不直廉頑立懦已也

伯牛有疾章

一通玩來不直得伯牛之為人眼中宛宛然看得見個活夫子於周旋嘆息之間

賢哉回也章

程註三段妙之極矣論斯道原不盡在處貧而却於

能處貧纔見得實際人不堪其憂一句提開機竅自心中討得過活身外物總不入念這光景過得幾日勝活百年所謂極樂世界也○自己靈性原極有滋味吃着只他甜蹅着只他穩睡着只他安大行何加窮居何損此外別無樂地矣○萬物備我章是觧

註

非不說子章

非謂果有中道而廢的只以見他原未曾用力耳畫

之一字寫盡了空說道的神情○力不足無論此端不可開天下原無此事故夫子只就此處觧也不究他果真說否○說道也是實話只為勝不過外物只成了一段虛光景到此際亦自覺的似是力不足特未知其未嘗用力耳夫子說個力不足的模樣出來而斷其為自畫冉求自想曾到半路否可以悟矣此最善點化處

女為君子章

為已為人鮮極的確說在中庸之末章若就子夏對證則小人指拘曲說與硜硜然小人同鮮謝註遠大二字好

子游為武章

窮視其所不為不為即為也滅明真是高品子游真是道眼舉此二節而其正大光明概可想見為宰者重這樣人一邑風教有裨不淺亦是為治的第一着不止結同心之知已也〇自圓通世套觀之滅明通

是個性物

孟之反不章

之反策馬二言也是他心裏一念好處夫子標題出來大有關係足為伐善矜能者火心上澆一盂清冷之𣳾○有謂之反原是馬不進特實說不肯昧心以獵功耳如此又何以言不伐

不有祝鮀章

好諛悅色寧直春秋之世哉工口說飾儀容是人之

投世至於非此不免則世遂驅人矣此等語意全在言外世能轉人人亦能轉世

誰能出不章

人看户是須得由的夫子看道亦是須得由的故以由户比興而恠嘆之洪氏註有味○如知其緊要只得由

質勝文則章

彬彬非質乜文三之説文也有該多時候此間有個

活法不落畦逕爲文爲質意象兩忘貴多貴少拙添無定總是一個機緘原非截然兩様物而强揉一處也○渾脫實意淋漓宣㲉絶無不傳貌之情亦絶無不根情之貌此須會畫前之易方得把文質看成兩物再彬彬不得

人之生也章

指破本來面目從今日醒得生了因醒得生非生了行尸走肉滔滔皆是○赤子之心不失則生者嘗生

夜氣之心不失則罔者可復生○罔字指機智人說神出鬼沒的本領都是自己斷送生機盡滅猶自得意如行習之衆聖人說不着

知之者不章

天地間極好過活莫如此道造詣愈深趣味愈雋夫子受用於其中而歷指其階級令人探虎穴得虎子也○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不先領大意之者是甚麽

中人以上章

道原無上下有迹可據有名可循的其實即是無迹無名者之所着落而脫名迹以語性命便是語上了資學兩到超越中人的不可不語以為點化使他一日千里如中人以下者不就着落引他便驟談天載祇增其惑耳故教人者隨其分限所及漸漸引進如澆花木只得陸緒添水萌芽時就灌一桶水須澇死了非水之罪也用水者驟也○張敬夫註甚明

樊遲問知章

人情之所極要徼者福却不知民生自有當做的本分人情之所最覬覦者獲却不知本來原沒有為的性真舍民而問鬼則滿盤皆成混帳有事而與獲則通場皆不足色○各段具有兩層一搭見意不得截開尤不得輕帶

知者樂水章

世界茫茫人生碌碌就其中不另具胸襟獨尋意味

枉做豪傑最得意的是智仁之士故問水尋山個個自謂登臨有興而尼山不許專以樂山樂水歸之仁智爲他一點靈襟超然物外就其活潑執心盡化誰似他動就其寧一襍念盡銷誰似他靜人生之福唯樂與壽而無執心自無煩惱無襍念自無斲喪也還是仁智得了就世出世的消息此章說破○看來以山水起頭極有意趣非無意而漫言也在川上登太山處處意思與人別

齊一變至章

留心經世的所到之處便看他得濟處何在受病處何在取彼較此孰淺孰深全在世俗眼目之外尋討脉絡思其所以下手轉變之方○當時看國勢孰不以為齊比魯强而夫子論志道却以為魯比齊近强甚害道要變他須弱下來弱則先王遺意猶在特因循廢弛無人振刷耳○策士治國只求富强夫子經綸却只講天理盖國家根本係於人心也去兵去食

而不去信亦此意

觚不觚章

感嘆之深意在言外○觚也而不觚不觚矣而又稱觚顧名思義訝然自笑矣然非有心人介於其旁誰綜覈他做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這文法

仁者雖告章

宰我意謂欲爲仁須不免吃虧豈知吃虧的何以救人越是救人的心越自已站在勝處誰道仁人是個

痴子○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知政是仁說個仁不必再言智故不愛物非仁也不能成物可謂愛物乎他日又以舉錯論仁智意自明而中庸乃猶以成已成物分為二事把仁智解作兩個可乎

君子博學章

五常百行各載當然燦列宇內謂之文而千萬當然總是一點良心鑄出就此天然的總規矩謂之曰禮文禮是一理博約是一事○約之以禮會萬化於一

原不是在跡象上依傍谿徑中模擬真血脉在掌握中所謂率性之道也故曰弗畔○道原散見於文博文是少不了的然博時無欛柄全在博上便畔道蓋道原廣大不從無文處會歸只這博遂歧路入旁門矣故博約是一時事約是約其博不可以知行分不可以先後言

子見南子章

南子求見仰聖人耳小君原有見禮何必堅避子路

不識聖人境界故不悅聖人又難自為詮解故以天誓之使思而得焉○厭只當不喜之意何必說絕子路不悅以為有委曲行道意

中庸之為章

中庸之為德天生地成着落倫常之中超脫聲臭之外畧差一毫便有遺憾原是做絕了的妙東西再不容思議者而今來古往鮮見於民驚人震世儘不乏却只是看起來不中庸○要說鮮能先儘力賛一句

極有機鋒

如有博施章

論仁在心豈其在事以事論則堯舜猶病以心論則人人可為俱立俱達便是仁者能近取譬即為良方○必也聖乎非聖高於仁也觀堯舜二字便知是仁人在天子之位蓋就有位的說纔見得力無不得為而心終不得滿甚矣為仁之不可就事上求也子貢錯認了特為正之○萬物一體原是本心為甚漠然

不相關了呼不覺叩不應自就痿痺雖然陽和之根尚在特未撥動耳近取一譬陽氣勃發照舊還是一體此經驗良方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孟子後誰試此方要用孔子的方須發學孔子的願

上論卷之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渇北海甫
王名士顯又甫訂

上論卷之七

述而不作章

夫子爲不學原從古字上着精神信好二字是他自
爲模寫千經萬典現在世間誰不涉獵然未博古時

是如此人既博古時還是如此人全不見得力處則不信不好之故好生於信古人往矣躬所不逢聆其遺言而即能信者憑着一點透徹千古的靈根耳這點靈根所謂堯舜雖千年其心至今在也不從此着手即滄貫子史只是個打鼓詞

默而識之章

言語文字之學縱言言妙解字字真詮如水中撈月有甚相干中庸一部肯綮論語以一句包之曰默而

識之妙哉不厭不倦都從此來這纔是天性流行闇然况味○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可把默識說成玄虛○特提默識為宗旨解道文章是性天

德之不修章

這套生活那一字是該放過的然四個不字惟實用此功纔覺這樣是吾憂也想見着急之意吾人讀此着身一體驗之從來曾以此為憂否伯玉得力在於知非一點良心偏向聖賢赶趂

子之燕居章

程註極有味○此處夫子亦不自覺特高足弟子着眼看來傳一張寫意影○總是個仁字的氣

甚矣吾衰章

於此見孔子一生志在用世甚字久字無限情思即其不夢之嘆更迫切於夢時矣如果灰心則無此語

志於道據章

天地間總此道耳得之則為德全之則為仁而散見

於必用之物則為藝志據依游一生功課看起來此外原無可用心處此内原無可住足處而令人精神力量可惜都妄花費了到頭中甚用

自行束修章

來者不拒這樣寬路徑縣其有這樣好心腸〇天下萬世都在孔子誨裏他幹了這一宗勾當

不憤不啓章

教人要中用故資學未至不容強聒夫子説破機緣

極有作用如不活看恰似到底棄之了

子食於有章

註中不能甘不能歌兩不能極味〇要真做人安得讀此輕放過聖人不能的我偏能是怎麽說吃那家的病〇吾於是而知七十子之善學也真仲尼被他認了不專在法堂前聽誦

用之則行章

得道於已用則以之善天下舍則以之善一身實本

領在身無往而非至味則行則藏原有東西也不然行甚麼藏甚麼這本領惟顏淵具體孔子援他一把若比肩然○有是字堪味○子路所云真門外漢夫子之告頂門一針○必也二句指平時說這樣事還得若吶若愚的人去做滿臉殺氣全用不着

富而可求章

聖人老婆心切設此必窮之勢以曉舉世之迷令人開口執定富不當求殊不知聖人語意政不爾○從

吾所好是甚麼似此無頭柄的話甚多註以義理字塡之未為不可蓋從孟子心所同然來但亦不必爾

子之所慎章

慎字不止是心裏謙慎而已其間有事體作用在

子在齊聞韶章

舜原是天地間第一個好人把他為人畫刻畫在韶上夫子從韶上把舜之所以為人畫會出來當是時不覺在春秋之世海岱之邦一片精神直與九官四

岳同趨蹌鳳儀獸舞同游泳那裏覺甚肉味不圖至此神情何限○還得他這聰明如俗耳聞之倦而欲臥○夫子是古來第一賞鑒

夫子為衛章

輒與父爭國只是個看得國為重以夷齊之讓相形彼賢此不肖矣子貢善問又以怨乎審一審蓋事罷興闌或因國之各竟不得而生怨此亦豪傑之所不免及夫子以求仁得仁論則彼方以不得國為遂其

初心又何怨可見賢人以得仁爲急只看見仁看不見國也而輙之不宜爲大彰矣

飯蔬食飲章

人之看富貴做性命不管義不義者只爲貧難打熬夫子蔬水曲肱而樂亦在要富貴做甚浮雲二字好不相干這一雙眼何處有蟬脫泥淖之中浮游塵埃之外〇如以爲樂在蔬水則非夫子自得極樂把柄雖蔬水而樂亦在耳孔顏樂處只在心頭不用外尋

萬物皆備君子三樂自欺自慊皆註疏也〇人不可不尋着樂處日用間無言之地自爲過活不比功名富貴只在外邊幫貼觧不得這塊兒饑寒

加我數年章

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子爲聖之時政是易理〇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銳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了大過易之爲理政治此病

子所雅言章

精神皆在雅言上蓋人身極切要之事不可不嘗發揮之也其言亦非一定倐煩倐簡或淺或深或離或合隨時不同隨事不同只是總以此爲譚柄耳如反覆只是做就的幾句成語即雅言有甚精神亦安能提醒人心也

葉公問孔章

不是憤了後只是樂一生是憤一生是樂也○夫子自畫爲人宛然的配天行健○細看來世間人個個

自家寬解惟夫子終身有放不下的心腸個個自家
蕭索惟夫子終身有享不盡的快活天下原無真切
外之活潑也○王汝止樂學歌可看

我非生而章

尹註可看夫子非謙也○說個好說個敏求大有工
夫不是尋行數墨生活只探出當日實際孟子尚友
論世是此的傳今只以涉獵為好古何啻千里

子不語怪章

語嘗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極確○四椿却是人極好語的○不語雅言偏與人口相拗○須要想所以不語之意於人心世道寧直無益且有害焉

三人行必章

雖冷兜用功那得這樣着心人夫子自用得力而以示人也人再莫說儘欲做人恨無明師○善不善全要活看不必全是全非盡在各人之身也○當下光

景原真誠哉不宜錯過

天生德於章

此語似杳茫實是的確自己揣量不恃人而恃天也然還是恃人而非恃天等閑德行說此話不起王莽曾引用一次貽笑萬世○與畏匡章同

二三子以章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饒他百般說只是說不盡卻於日用間接人待物處盡情傾倒無行不與妙哉○

與天何言章同

子以四教章

步步踏實一套生活莫當做板板四件任舉一處而四字俱在少一個不得分一個不得試自體驗

聖人吾不章

思聖而遞及有恒只從着底一脉尋来全不理有才有智的蓋人生真面目纔做得真根基也而播弄炫燿之習已把真根燒斷了得見斯可難乎有恒可慨

的緊○亡而為有三句刻畫盡當世學者精神○舊
謂思恒所以思聖蓋有恒者進而修之可以入聖也
自是至理然孔子之意其實也未必是望他為聖只
是聖人既不可得即君子亦可善人不可得即見有
恒亦可蓋雖去聖尚遠而於人之本真尚存還算做
個人耳所謂行廣莫之野見似人者而喜矣亡而為
有是假粧的人慨嘆至此聖人心忒痴眼忒乖

子釣而不章

於殺之中行生之意可想茂對之懐大要孔子是一個仁字鑄成的

蓋有不知章

夫子嘗說學而知之者次也此處政是學知的實功○知原是稟於天的要觸發他原在聞見然聞見越多而於知猶闇者繇他不向此心上着底用功耳擇字從字識字是何等着力見見聞聞到他跟前都與本心通融了焉得有不知之理而妄作從何來○

從原該擇識則不該擇各有用處○世上的善惡都是此心的是非故陽明良知以闡見為用只是要識得主腦則無俗學之弊

互鄉難與章

門人之惑大要保往論退之意耳看夫子說來何等透脫何等妥帖○不止待物之洪也理亦原如是彼已甚者皆無端自生執滯耳○平心讀過覺宇宙平坦應酧鬆利一洗已見游於大通

仁遠乎哉章

仁字是本來面目即極力斵喪而根難盡滅不拘何時一提便在即政當斵伐之時一提亦無不即在而尚以為遠耶夫子此語直洩盡天機喚醒人夢○純之使無間即大賢亦難提之使即醒即恒人亦易夫子原是這個字的專門恁樣曉得消息○仁至因欲仁欲便是有心做不比夜氣之自復乍見之偶動也故日月至亦須是知用工夫的纔有

陳司敗問章

這椿事甚難處手脚畧重便有所傷細看孔子始末何等中乎天則看無行不與的此處着眼○此豈有成法可案只是性體之妙耳時中哉○吳氏註明悉

子與人歌章

樂取人善一歌亦然註謂讀者宜細味之極趣○此歌必是有題目關世教者不然何以善為

文莫吾猶章

個個談聖賢講仁義津津有味但只是躬行不能有文焉用夫子此語大警醒人○道理原是自己性命躬上不得濟筆下祇雕虫耳夫子一語抹倒千古文人○王元美之詆毘陵憾他與王遵巖書爾文人以此為性命却被毘陵罵壞

若聖與仁章

如不是把自家之所以為修持者看的十分有關係怎的不厭如不是把人家之迷悟看得於自家無分

別怎的不倦公西華不是虛詞政是自已討到實底處

子路請禱章

看此節不是着人學禱不必請之禮要見士君子平時行事無一事可苟故天下古今出了個孔仲尼省的禱法〇每夜告天者得此傳矣

奢則不孫章

此是與奢寧儉的註疏〇不孫字極惡成何世道以

害論之奢字爲可與儉同也○春秋時世道之不可爲只在不孫二字

君子坦蕩章

君子求在我者我可必故無入而不自得小人求在外外不可必故上怨天而下尤人一若一樂自家尋的○人以君子爲好自苦小人爲善行樂令看來誰苦誰樂○以受享論君子小人又是一機括

子温而厲章

只全是一個天性用事了故然○温也威也恭也都是好的只是温便少嚴肅威便露鷙悍恭便費安排要似聖人自難○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極妙

上論卷之七終